

不要努力啦，一定啦！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接下來，我跟議員報告一下，三爺宮溪如果整個整治好差不多要 90 億，那現在已經，我們已經整治到萬代橋上游差不多 34 億，那整個……

曾議員培雅：

那差不多還有 60 億，剛好超過，我們 240 多億再加上那些剛好 over！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現在因為那一次有淹水，所以中央現在很重視，本來它預計大概四年內把它整治完畢，現在他縮短，要三年內。

曾議員培雅：

三年，那這樣整治幾年了？這樣從頭到尾幾年了？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從縣市合併後開始。

曾議員培雅：

那縣市都已經三年了，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34 億啦，這個部分，那現在中央很重視這條溪，所以它要縮短工期。

曾議員培雅：

重點三年，還要再花 34 億，有效嗎？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三年。

主席：（黃議員麗招）

好，你還要再……

曾議員培雅：

1 分鐘給我一下。

主席：（黃議員麗招）

1 分鐘給他。

曾議員培雅：

重點啦，其實我也不是專業，我只是為民請託之下，我再次的拜託啦，不要讓我們民意代表都背書而已啦，那罵也很難聽啦。我想說就是既然我們有成立一個水利局，為什麼叫水利局？應該對治水的理念還有決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說不要含糊啦，不要應付啦，好不好？局長，發揮你的學有所能啦，讓你能成為臺南市最有名的水利局長啦。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在這裡跟議員報告一下，因為我們有對照，就是說從 98 年的莫拉克的時候淹水的範圍七千多，陸陸續續減少。

曾議員培雅：

局長，不要說前面什麼克啦，梅姬颱風啦！你的計畫是什麼啦？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這幾年努力啦。

曾議員培雅：

什麼颱風啦！我要的是說，我們花了14億，34億，何時才能解決地方的問題啦！

因為我們住在比較高處不會淹水，沒有感受啦，或許局長你不是臺南市民，你不是住在就近，你沒那種感受，我要的就是盡快！好不好？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好。

曾議員培雅：

拜託你了。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我來努力。

主席：（黃議員麗招）

好，謝謝我們曾培雅議員發言，那麼接下來因為第一輪的陳坤和議員，他也是本委員會，他要，我知道，他說要讓盧議員先發言啦，請盧議員發言，5分鐘。

盧議員崑福：

好，謝謝，感謝主席，那個工務局，局長，你請坐，我要問林汎柏，林，你是秘書主任嘛？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是。

盧議員崑福：

對不對？在106年4月8日有一件車禍，發生車禍往生，後來他告我們臺南市政府，告我們工務局國賠嘛，你出庭的嘛，對不對？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是，是。

盧議員崑福：

對不對啦？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是護欄那一件嗎？

盧議員崑福：

護欄，對，他撞到護欄往生嘛，那媽媽為了，他媽媽就是告我們工務局國賠嘛！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是。

盧議員崑福：

這個過程就是因為在103年4月19日也是在那裡發生車禍，兩個往生，所以他今天，他告我們臺南市政府要求國賠，絕對有他的理由，後來國賠要求以後，你們才把護欄延伸到一百公尺嘛，是不是這樣。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是。

盧議員崑福：

這樣是不是我們臺南市政府要負一部分的責任？結果後來審判，我們臺南市政府不用負責任，好，來，我重點要問你的就是說，你出庭的過程你沒有同理心，你身為一個

官員呢，你今天出庭你說什麼？我們臺南市政府我們工務局不用負責任啦，如果要的話要告就告市政府就好了！喂，人家一個孩子往生，今天告市政府國家賠償法，這是他的權益，我們身為一個官員，你也不想對方往生了，我們是不是要想想哪裡應該要負責任？結果你們那種感覺你跟我沒關係啦，人家聽了很難過，他也跟我說，說我們臺南市政府的官員是這樣子的嗎？我連聽到我聽到你那種態度，我實在是很不能接受，你知道嗎？我要聽你說說看為什麼你用那種態度對待當事人？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報告議座，他這一件其實他的提告的對象是臺南市政府啦，可是他請求國家賠償的對象是工務局。所以說，他從頭到尾，他的起訴的方向就已經有錯誤，所以我們才會像剛剛議座報告的是說，他就是有針對說應該告局而不是告府的爭議，這是第一點。那另外一點報告就是說，因為他那個護欄，其實他本來他沒有設置那個護欄，可是因為有摩托車騎士，他騎得比較快，掉下去，結果反應之後，我們大隊這邊就去把它設了護欄，可是設了護欄之後，這一位先生可能就是因為車速太快，所以他那個照片可以看得出來，他那個整個車子是支離破碎，那我們也有去現場看，也有去派員去做實地的測量，那護欄的部分法官也都有審酌到，他覺得說這個護欄其實設置在這裡，它有它的必要性。那我們會把它延伸，並不是因為說我們自己覺得那個護欄有問題，是因為為了更保障大家的權益，怕那邊有其他人也是因為車速過快，因為它那邊常常有那個追焦，有很多民眾在那邊追焦，所以他那個車速真的太快了一點，他那個照片可以看得出來，因為整台機車真的是已經四分五裂，所以才會有這種情形。因為我們是機關的訴訟代理人，當然我們不會一味的跟民眾作對，我們國家賠償不會一味跟民眾作對，可是它這個護欄的這個設置，法院裡也審酌過，他覺得並沒有瑕疵，再加上他的車速……

盧議員崑福：

你說，沒關係，你說，我知道這是判我們臺南市政府贏啦，我現在是要說你的態度，你剛才跟我講的就是說，臺南市政府，他是告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對，對。

盧議員崑福：

可是，我們是工務局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對。

盧議員崑福：

是去接應，面對。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他請求國家賠償是向工務局，

盧議員崑福：

工務局就是……，工務局就是臺南市政府啊，因為這是你們的業務嘛，所以這個你要跟鄉親解釋清楚嘛！你在上面就說，你讓人家的那種感覺就是說別人的孩子死不了，對不對啦？你給人的態度跟那個感覺，你要告你告臺南市政府嘛！你要求賠償也是臺南市政府嘛，跟我們工務局沒關係嘛！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報告議座，他這一件喔，他不是拒絕賠償之後他馬上提起訴訟，所以如果說訴訟在訴訟上，如果讓他變更成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的話，他的時效會超過，所以說不是不讓他變，他的時效有問題。所以說，他既然一告就告錯的話，如果說再加上其他時效進來。

盧議員崑福：

那你是不是有義務要告知民眾？你要告，要用什麼管道，你要做，要做什麼，我們該做的我們要做的，我們要說的，我們盡量去說，由法院來裁示。你不是，你也不跟他解釋，你沒有同理心啦，我一直在跟你說的就是你沒有同理心！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那個報告議座，因為他起訴，他什麼時候起訴我們不知道，我們都是接到他從法院寄來的起訴書，我們才知道他起訴。那我們他起訴之後，他起訴這點他也沒有告訴我們說他要怎麼告，或是知道他應該要怎麼告。

盧議員崑福：

你們在法院也有見過面嘛，照會過嘛，那你，我跟你說啦，今天我們是代表市政府嘛，對方提出國賠，我們最基本的，他們家的小孩子往生，這個大家都不願發生的，既然是發生了，我們就有義務告知他的權益啊，我在說的是你要有那個態度、那個觀念跟同理心說，今天是發生在他家，如果是發生在我們家的話，我們連哭都來不及哭，那你給人的感覺就是說，別人的小孩死不了這樣的那種態度。我現在在說的意思是這樣，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這個我知道，我瞭解議座的意思。

盧議員崑福：

所以你在行為感覺上，你不要讓人覺得說，我接這個業務已經很難受了，你不要再造成我的困擾的那種感覺。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不會，不會，不會，我們不會有這種念頭啦。因為他那一件的話，他其實法院判決剛剛議座提到我們訴狀聲明的答辯，只是我們答辯很多種的其中一環而已，那最後法院判決也不是只有單純因為管轄的問題去做裁判，他也是從那個警方的現場的狀況……

盧議員崑福：

好啦，好啦，我大概這樣跟你問一下，原則上我也要知道一下過程這樣就好了，是以後你的態度稍微改變一下就好了。

工務局林秘書主任汎柏：

是，是，謝謝。

盧議員崑福：

來，水利局長。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盧議員。

盧議員崑福：

那個灣裡的那個淹水喔，到底到現在你有想到辦法要怎麼樣去把它給處理好？你們說要做箱涵，但是箱涵那個地的箱涵有經過那個舊部落那裡面喔？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我現在就是說分成兩部分，因為明興路的東側那裡比較高，所以它的水會往舊部落來，我們現在要做截流。

盧議員崑福：

他們的水……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最近第二標。

盧議員崑福：

他們的水有排入抽水站嗎？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會排入那個排入那個舊部落啦。

盧議員崑福：

舊部落嘛，那舊部落水要抽到哪？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有啊，我們明興路有做一段，現在在發包準備要施工，到加油站那裡。

盧議員崑福：

你怎麼不比照安平區的整個集中的所有的水，都在抽水站，抽水站把它給抽出去啦，你現在這樣彎來彎去，我實在是，我跟你說，我做一年多的南區的議員，我光是聽他們說，”議員，我們這裡的淹水，每次雨下大一點，別人淹水，我們就淹水，別處不淹我們還是淹！”，哪有人在市中心每逢下雨就淹水？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東邊高度的水，我們現在做一個截流，現在在施工，到加油站那裡，把水接到明興路的箱涵裡面，一個喜樹、一個灣裡的抽水站那裡太遠了，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 86 截流那裡配合那個灣裡和喜樹的。

盧議員崑福：

不是，你就說是不是可以比照像安平這樣。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重劃做一個抽水站。

盧議員崑福：

可以比照這樣，所有的水匯集都在抽水站這樣可以嗎？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現在就是要做一個新的抽水站，配合配合重劃。

盧議員崑福：

現在要做在哪？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剛好在 86 旁邊那裡有一個分流的水道。

盧議員崑福：

多久可以做好？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明年會先配合地政局重劃。

盧議員崑福：

明年配合地政局重劃？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24CMS。

盧議員崑福：

那如果要蓋好的話，不就至少要5年？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他重劃是重劃，我抽水站我自己處理啊這樣，所以配合配合那一次的重劃，整個再做一個抽水站，24CMS。

盧議員崑福：

快一點啦，快點啦，快點啦，那個很早就要匯集所有的水把它給抽出去了，還在那裡彎來彎去，是要彎去哪啊？虧你們還是專業的！你們如果說你們是專業的，那實在是笑死人啦！你們這些所有的水利局的，就這一、二十年來，看你們治水真的是看了腳底發冷。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所以那個更要提升。

盧議員崑福：

好啦，你坐啦。工務局長，我跟你說，橋的部分不是用目視啦，我剛才在問說不是用目視啦，那幾年就對了，你剛才跟我解釋，我跟你說是不是用目視，你說對，目視，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那是最開始啦，初步是先用看的。

盧議員崑福：

像我跟說的，像我現在跟你說的，那個健新橋嗎？

主席：（黃議員麗招）

來，再給1分鐘。

盧議員崑福：

健新橋，最基本的，我們給你反映的說它的裂縫很大，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對。

盧議員崑福：

你們至少要去測試一下它的結構有沒有問題，不是用目視的啦！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對，那個有請技師公會去目視。

盧議員崑福：

你們有去鑑定嗎？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有，有，有。

盧議員崑福：

因為我上次跟你說完之後，你跟我說用目視，目視的話那就事情嚴重了。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目視是說最一開始先用看的，但是如果覺得縫離得比較開，就要再鑑定。

盧議員崑福：

我跟你說，我們安億橋、承天橋，都去幫我們檢驗一下啦，因為長期以來都有重車載貨運的載土載一些有的沒的從那邊經過。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我們都會去檢測，我們會去檢測。

盧議員崑福：

那個橋，我覺得你們如果沒有去測試一下的話，我們會很擔心，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會，我們會。

盧議員崑福：

它的車流量很大，而且這裡如果有人挖地下室的，土都會經過那裡，那重車這樣子壓壓壓是不是有符合？有符合嗎？如果不符合，就限制不讓……，車子不能過就不給過啊！那你覺得……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我們一定會，我們會去檢測。

盧議員崑福：

不要造成傷害再來檢討，那都太慢了。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我們會去加強檢測。

盧議員崑福：

那個我不要這樣啊。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是。

盧議員崑福：

好，謝謝，謝謝主席。

主席：（黃議員麗招）

好，謝謝盧崑福議員發言，那麼接下來我們請本委員會陳昆和議員發言，10 分鐘，但是我再宣布一下，陳議員發言後，我們中場休息 10 分鐘。來，請陳昆和議員發言。

陳議員昆和：

我們蘇局長跟李局長，我必須要跟你們兩位局長報告一下，因為我也是工務委員會，你們尤其我們蘇局長很瞭解，我一直沒有參與政治，但是有在關心，那這個年紀才來選議員，所以，我沒有準備要讓自己當很久的議員，所以我對自己是有排進度的。那我雖然，到今年的這個預算都是去年編列，可是我對於溪北，尤其大北門區的邊緣化，我非常非常的在乎。所以我在工務委員會，我希望我提出的意見呢，能夠讓你們能夠接受能夠來處理。但是呢，一個會期過了以後，我也在市政總質詢跟市長質詢，那市長也覺得我講的一些事情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他也舉手說有道理。可是一個會期下來喔，我發現喔，唉，說的是一回事喔，做得好像也不怎麼樣喔。所以我覺得很羞愧，所以我從這個月開始，不領議員的薪水，所以我在這邊純粹是志工。

蘇局長，我在講，我當選的時候，你曾經到服務處，那我也局長報告過說，今天大

北門區，佳里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地方，它一直是大北門區的主要的一個生活機能跟各方面的一個樞紐的地方。那地方其他的五區都有很明確的、很迫切的邊緣化的一個危機，然後呢，現在佳里還看不出來。可是佳里呢，當時我們的主要道路都已經修了，就是局長，你當處長在那個臺南縣政府的時候就已經處理的。可是呢，我們的公設除了道路之外，我們的兒公啦，我們的停車場啦，這一些都市發展上非常重要的，的機能配備都沒有徵收。那現在我們市長看到我們國家的財政有困難，那就走解編的這一條路，解編了以後的這一些地主呢？因為我們沒有徵收，他們的權利也放在那邊，所以目前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下，當然都發局有都發局的處理方式，我今天要請我們的工務局來正視這一件事情。那溪北的一個被邊緣化，大北門區的一個邊緣化，這樣的配套措施沒有建立，這就是政府的責任。當然，我們是執行單位，我們的規劃單位、計劃單位是在都發局，可是我在想，我希望我們工務局，你必須要用正當的，一個正向的方法來看待整個的溪北邊緣化的一個處理。你回一個文給我，當然要預算10幾億，那預算10幾億呢又算什麼！我們溪南的預算，哪一個沒有上50億以上？對不對？我們溪南哪一個預算沒有上50億以上！所以呢，花個10幾億在那邊，又有怎樣！那是你們應該去好好探究這個問題，看它有沒有需要，啊沒有需要嗎？邊緣化是這麼一天嗎？當然這是八、九年來特別的嚴重，因為合併嘛，沒有合併以前，原來的臺南縣跟臺南市，那個局長，你還在臺南縣，大家各領風騷，大家各自來打拼，可是合併了呢？把溪北，把北門區當做什麼？當作次等的，當作次等的，一個一個市民。

所以，我在我們佳里的里長的聯誼會開業務研討會，我也感謝局長你安排了時間，讓我們的里長來表達意見，也整理了一些資料給這一次我們參加佳里的業務座談會的我們工務局派的人員，我不知道有沒有帶回去給局長？

工務局蘇局長金安：

有，我大概上禮拜有接到，大概我們有整理過，大概，議員這邊整理的啦。

陳議員昆和：

局長，我想這一些不會很多錢，這些不會很多錢。應該，如果大的項目，我可能會跟局長說，你是不是給我們一點時間？或者你覺得沒有修繕。在目前，才上個月，我們學甲就有一個里民，我們蘇煥智縣長的二哥的媳婦就真的在學甲那邊，就真的摔傷了，而且開腦，開腦，還好，我們去看的時候，那是我們學甲區的區大，這一看，哇，剛好新鋪的柏油，否則誠如佳里區的我們海澄里的里長所講的，海澄里的里長所講的，已經四年、六年講了，沒有用。當時拜託陳朝來議員講了沒有用，當然，他講了就被市長那邊可能就壓掉了，可是呢，他有一再的講，但是呢，如果在那邊摔到，會產生怎樣的事情，所以他就問我啊，議員律師，你知道，那你看會有怎樣的結果，所以我才邀來我們工務局開會，本來要請局長到佳里。那為什麼我要處理佳里？因為佳里是大北門區的重要的地方，它那個地方都弄不好了，其它的地方會要得到嗎？所以我趕快把他所講的，兩個道路四年都沒有整理的，我給它報上來。那也應該我們工務局這邊應該資料在上一次也有，我也有提案，可是要請局長，好好的去看、會勘，因為有的是主要的過境道路，那些一旦都在外地的人不懂得晚上騎機車，那連我們的柏油路都有凹凸，萬一他的角度不對的話滑下去，那結果是如何？所以我覺得不要一件事情要防範個未然，現在沒有經費要馬上處理，至少有人去關心處理，而且再補的話，我在想我們很多的開口契約可以去處理很多事，這一些不用去發包別的工程啊，我們市政府、我們工務局就有辦法去處

理的。這一點，跟局長請你來關切地方的一些小小的需求。更何況我也講了很多的事情，那等一下，我在想，我今天很有時間，要等一下下一輪第二輪還是我。所以我在想這一點，跟局長，請局長好好的關愛我們，我當工務委員會，我看一看喔，我可能比其他的議員可能太差了，這樣啊，所以我發現，我好像送到我們工務委員，工務局這邊來的話，好像都放在我桌上啊，所有我看了羞恥啊！我跟我議長講說我的表現太差，這個月開始我不領薪水。但是呢，我會請我們的市長，總質詢的時候陪我站 50 分鐘。因為我在想，我們站在坐在前面，你們在那邊擁有非常的大的一個權力，但是我們的溪北、大北門區，你們關愛了多少？你難道要跟我們臺南市區的方式要怎麼去處理？我在想我住在安平住了很久，當律師的時候，民國 84 年我就住在這裡住到現在，所以那個落差……

主席：（黃議員麗招）

好，你要不要再多 1 分鐘？來，多給 1 分鐘。

陳議員昆和：

所以這邊喔，等一下我還會繼續跟那個局長，你再等一下的話題，我們再繼續。這樣，那我在想，就休息 10 分鐘，好不好，我等一下還有 10 分鐘啊，謝謝。

主席：（黃議員麗招）

好，謝謝我們的陳昆和議員發言，實際上，我們陳議員是個非常優秀的議員，他對他的地方非常用心，很費心啦，那我在這邊也要肯定他。那接下來我們中場休息 10 分鐘。

主席：（黃議員麗招）

好，繼續開會，好，我們再請第二輪，第二輪發言，也是委員會的陳坤和議員，發言 10 分鐘，請發言。

陳議員昆和：

局長，你請坐。我大概也跟，局長，你請坐。我大概也要跟我們的坐在前面的我們的官員來報告一下啦，其實今天我們的貧富懸殊，最要負責任的是政府，最要負責任的是政府。為什麼最要負責任的政府？因為你的都市規劃、你的建設，一不平衡，老百姓的財富就不一樣了。你的建設都在溪南，溪南的房子，溪北的房子一公頃換不到臺南市區的一間房子，這會公平嗎？臺南市區的一坪地，可以去溪北換一分地，所以它是一個建設上面，所以為什麼會這麼的 care ！所以，但是呢，當然我們不是規劃，不是主要的一個都市計畫單位，可是我們也是裡面的一個部門。今天重大的建設來了，我們臺南市政府要不要自籌自備款？要不要？也要嘛！你要有配合款嘛。那一個建設兩、三百億下來的時候，我們臺南市也要準備多少？你要準備一筆錢嘛，可是這一些錢放在哪裡？都是促成我們的城鄉差距拉大的。剛才盧崑福議員有提到的，我在講我們的工務局這邊也有提了，就是我們的道路，我們的橋樑，橋樑的檢視。我在想要求我們工務局確實的落實橋樑的檢視。比如說西港大橋，西港大橋好像好久沒有維修了，這一些很多的道路，那像我們海邊，我們海邊的橋樑，那個橋樑很容易鹽化。所以我就在就在很擔心我們太陽能種電到底，我們到底知不知道我們的海邊，尤其七股是臺灣最西點，東北季風最強烈的地方，它的風好像鹽酸一樣在酸。蘇煥智縣長在六孔碼頭做了一個鋼構的一個一個清水模，結果幾年？不到五年，鋼構酸化，酸氣好像細沙這樣下來。我都在想，我們的太陽能種電種在漁塭裡面，如果可以的話，就到那個瀉湖裡面去看那個導航燈，導航燈都已經在酸化了。所以太陽能種電種在七股的漁塭的那個最西點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

危險，非常危險。

我再請我們局長就，有提到啦，就是我們那個七股工業區，我們台十七線，台十七線沒有機車道，沒有機車道，我們佳里到麻豆交流道也沒有機車道，那七股工業區現在在開發，開發完之後，它的車量可見一斑，但是，沒有機車道！我們都知道，我都一直很擔心那個騎機車的，因為他們都誤以為砂石車，以為聯結車在開車的時候，他會注意騎機車，他都不知道那種車輛，基本上他是無法注意到他的視覺的前面，所以跟在那種車輛的後面是要自己注意車子，不是要以為司機注意你，司機注意不到你。所以我在想，那個台十七線的機車道，佳里要去麻豆的機車道，現在都沒有。交通的一個，我昨天有跟交通局提了，那也請我們工務局這邊，對於道路的一個有需要拓寬沒有這樣啊，有沒有辦法去維修的，我在想要請多費心一下。我們李局長。

水利局李局長賢義：

議員好。

陳議員昆和：

上次很抱歉啦，因為上一次我開會很不客氣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因為局長你是部分，那我們農業局也是部分，那這件事情從我今年，去年的十二月底，我當選之後，就跟農業局局長，農業局局長大概十一月初就跟我到瀉湖去勘查，然後之間又跟我們的水利局，所以兩個局處弄到我們，我們那個漁業署也下來，都說不是他們的事情，所以我才會發脾氣。那一個地方都沒有人要管，明明在臺南市的直轄市的區裡面，沒有人要管！然後，也都在講，有在處理，有在處理，那處理到八個月，我就耐不住性子。那我後來我們的那個許育典許副市長有提出來說，他要來檢討，那我也行文給李副市長，他有跟我講要做處理。剛才我們看外面，那個臺南社大，跟我們兩位議員在討論的蚵架，我看一下，也好像也沒有看到，都有看到表象的事情，但是呢？今天裡面的問題點，就是我們的一個水質的惡化，水質惡化。那水質惡化，在我們的瀉湖這裡，局長，我要跟你說明，因為我有請我們的科長去地方開會，我聽一聽，我跟部分我們水利局同仁，我就跟他講，你們是不是認為七股的瀉湖讓它自然淤塞起來，這樣就好？是不是這樣？果不其然，聽說有的學者是這樣，委員是這樣的主張，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一個概念。今天七股瀉湖的淤塞，那是長年來，可是，是八八風災的原因造成之後，然後又在我們瀉湖兩個出口，現在封成一個，其實是要兩個，因為兩個的時候，水才能在那邊調換。它裡面涵蓋的養殖區域超過三千公頃。我們還有大概一千多公頃的養殖戶準備在養殖，我就講，沒關係啦，你一定要種電養殖，那如果哪一天查到汙染的時候，你的擋門就封掉。否則人家不種電的人，你的漁塭都汙染了，然後水也全部都在瀉湖。所以，我在想剛才局長你有跟我提說，我們有積極在處理這一件事，我希望給我一個時間表。我已經講過，我沒有時間這樣等！我有辦法做一任、兩任，我就昏倒了，我有排課表。我要做的都是那個當過市議員，當過立法委員，最後當市長沒做的。不是這樣嗎？我們劉厝大排的一個排汙，其實那個水那個很重要。那個水下來的時候，從七股溪下來，你看多慘。整個瀉湖的汙染，我剛才說的，你當作牛尿澆，外面還個蚵架搭在那裡，那個牛尿澆旁邊一定滿的啊，所以裡面的水比外面還高，還低啊，所以水當然排不完。所以，今天占有那個我們那個排水道的，那個蚵架拆除，我也不管他是誰，因為影響裡面三、四千公頃人家的養殖的一個權利。那七股的養殖多麼重要！你看外面的，最友善養殖環境，就在七股。不抽地下水！純鹽分養殖，那個叫做標準的看天塭！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養殖的一個條件，